



人权理事会

第五十届会议

2022年6月13日至7月8日

议程项目3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保护律师，防止对法律专业自由独立工作的不当干涉

法官和律师独立性特别报告员迪戈·加西亚的报告

概要

本报告依照第44/8号决议提交，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讨论了保护律师的问题，律师能自由行使专业职能，对于公正审判和保护人权的司法保障是不可或缺的因素。特别报告员阐述了保护律师专业工作的国际和区域标准。

特别报告员关切地注意到，破坏、限制或阻碍律师行使专业职能的做法在全球有增无减。如果律师工作旨在打击腐败、捍卫人权或保护弱势群体，则情况尤为严重。

该报告指出了干涉和攻击律师工作的趋势和模式，随后描述了常用的攻击手段，其中包括干涉律师协会的工作、以立法手段进行限制、对律师及其家人进行攻击以损害其身心健康、利用媒体和社交媒体毁坏专业声誉、任意利用纪律程序、动用司法系统或警察部队等等。特别报告员还注意到专业保密权利受侵害的情况以及法律专业人员的办公室受到搜查和查封的情况。

特别报告员强调，律师在巩固法治和保护人权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各国负有责任确保律师能够在没有不当限制的情况下从事其专业工作。特别报告员最后向会员国提出了关于保护法律专业人员的建议。



一. 导言

1. 律师及其工作自由是法治、人权保护和独立司法系统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律师自由行使专业职能，有助于确保人人能诉诸司法，确保国家权力受到监督，确保正当程序并有司法保障。各国应确保律师工作不受恐吓、障碍、骚扰或干涉。
2. 特别报告员关切地注意到，破坏、限制或阻碍律师行使专业职能的做法在全球有增无减。律师如果从事打击腐败、捍卫人权、维护妇女权利、保护少数群体(族裔、种族、宗教或民族、土著人民、LGBTQI+等少数群体)、保护环境等活动或从事与其他公共问题有关的活动，则特别容易受到伤害。各国在抗击冠状病毒病方面采取措施后，原有的限制得到了加强。¹
3. 特别报告员收到的资料表明，在 2010 年至 2020 年期间，全世界各区域有 2,500 多名律师被谋杀、拘留或绑架。² 分析的数据包括有关谋杀、起诉、干涉专业独立性等信息。因此，特别报告员提交这份报告指出危及行使法律专业职能的人的自由的行为。
4. 2018 年，特别报告员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律师协会和律师专业协会权利的报告，³ 分析了对协会独立性的各种形式的干涉，并强调说明确保律师协会独立性和有效性的一些良好做法。
5. 本报告旨在说明行使律师职能的人面临的困难和障碍，以及用于削弱其工作、削弱其独立性的机制和战略。报告还建议采取措施加大力度确保律师专业工作自由，这是独立司法系统的一个基本要素。
6. 特别报告员希望强调所有行使律师职能的人(无论他们是否正式律师)在保护和巩固法治方面所做的工作很重要。关于法律专业独立性和法律工作自由的国际原则和规范，特别是《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⁴ 应作为指导从业人员及其专业协会工作的基本要素，并应得到国家当局的充分尊重。
7. 特别报告员公开分发了一份调查问卷，请各国、民间社会组织和律师专业协会提供资料。在截止日期前⁵ 收到会员国 24 份答复、民间社会组织 22 份答复和律师协会 23 份答复，共 69 份。特别报告员对答复方表示感谢，强调其参与不可或缺，有各种行为方广泛自由参与，才能依据信息，才能有分析标准。
8. 特别报告员对国际律师协会人权研究所、欧洲律师协会、塞勒斯·万斯国际司法中心和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表示感谢，感谢这些组织为编写本报告协作在 2021 年 11 月至 2022 年 1 月期间举办与律师和民间社会成员的区域磋商。这些磋商涵盖欧洲、亚洲、非洲、中东和北非、中亚和拉丁美洲区域。特别报告员还感谢渥太华大学人权研究和教育中心人权诊所为编写本报告提供的出色支持。

¹ [A/HRC/47/35](#).

² 截至 2021 年 11 月为编写本报告提供的信息。

³ [A/73/365](#).

⁴ [A/CONF.144/28/Rev.1](#).

⁵ 提供的信息将列于特别报告员的相关网页：
<https://www.ohchr.org/es/calls-for-input/call-input-protection-lawyers>.

二. 国际标准

A.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9.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提到法院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以及在独立公正的主管法庭上出庭的权利。该条第三款(丑)项规定了自由选择律师的权利。

10. 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了法律代理权，并为被控犯罪的人提供了最低限度的保障，包括为自己辩护或由自己选择的律师协助的可能性；未经选任辩护人，应告以有此权利；法院认为审判有此必要时，应为其指定公设辩护人，如被告无资力酬偿，得免付之。

11. 骚扰律师工作可能导致其服务对象的权利受到侵害，这些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正当程序权(《公约》第十四条)、自由及人身安全(《公约》第九条)或不受酷刑或其他虐待(《公约》第七条)。

12. 人权事务委员会⁶ 认定，法律援助能否提供，往往决定某人能否有效诉诸或参与相关法律诉讼程序。

13. 委员会第 13 号一般性意见(1984 年)强调，律师必须能够根据其专业标准和规范为客户提供咨询并作为客户的代理，而不受任何不当限制、影响、压力或干涉。这种解释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即缔约国要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必须避免干涉司法程序，不以任何方式对律师提供咨询及代表其客户的能力施加影响、施加压力或进行干涉。

14. 人权理事会根据国际法指出，所有国家都应酌情通过有效的法律、警察行动或其他适当措施，确保律师的独立性及其适当履行职责的能力，使他们可以在不受任何干涉、骚扰、威胁或恐吓的情况下履行其专业职责。⁷

B. 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

15. 根据《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各国政府应确保律师能够履行其所有职责而不受到恫吓、妨碍或不适当的干涉，不会由于其按照公认的专业职责、准则和道德规范所采取的任何行动而受到或者被威胁会受到起诉或行政、经济或其他制裁(原则 16)。

16. 根据原则 18，不得由于律师履行其职责而将其等同于其委托人或委托人的诉讼事由。

⁶ 第 32 号一般性意见(2007 年)，第 10 段。

⁷ 人权理事会第 35/12 号决议。

C. 人权维护者宣言

17. 1998 年大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个人、群体和社会机构在促进和保护普遍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宣言》旨在保护所有人权维护者，包括律师。⁸ 宣言明确规定，各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主管当局对人权维护者的保护，不因其合法行使法定权利而遭受任何暴力、威胁、报复、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歧视、压力或任何其他任意行为的侵犯(第 12 条)。

D. 美洲人权体系

18. 美洲体系对律师的保护源于对区域人权文书的解释，特别是关于公平公正审判权、诉诸司法权、权力分立和尊重法治的规定。⁹

19. 在美洲体系中，尊重律师独立性的义务源于《美洲关于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美洲人权公约》¹⁰ 和《美洲民主宪章》¹¹ 的规定。

20. 这些义务由构成区域人权保护体系的机构解释和适用：美洲人权委员会和美洲人权法院(对承认其权限的缔约国具有约束力的决定)。

21. 《美洲人权公约》规定各国义务确保任何人在其权利受侵犯的情况下都可以寻求保护，诉诸司法。《公约》第 8 条保障由独立公正的法庭进行公正审判的权利，并规定任何被控犯有刑事罪的人都应得到法律顾问的协助。

22. 《美洲民主宪章》指出，“公共权力分立、独立”¹² 是民主的基本要素之一。此外，社会所有实体和部门尊重法治，对民主同样至关重要。¹³

E. 非洲人权体系

23. 《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第 45 条列出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的职能，其中包括制定基本自由原则和解释《非洲宪章》。此外，第 26 条规定了确保缔约国法院独立性的义务。

24. 2003 年，非洲委员会制定了非洲公正审判权和法律援助权的原则和准则。虽然没有约束力，但这些原则指导各国对律师加以保护，使其能在不受干涉的情况下履行专业职能，尊重客户的机密性，并让律师有获取必要信息的途径，使他们能够提供有效的法律援助。根据原则和准则，律师不对在抗辩或诉讼程序中所做诚意陈述承担刑事或民事责任，并保证律师有根据专业行为守则迅速在公正的机构接受公正的纪律听证的权利。¹⁴

⁸ 大会第 53/144 号决议。

⁹ 美洲人权委员会，“保证司法人员的独立性：美洲扩大诉诸司法的机会及加强法治”，2013 年；1990 年 8 月 10 日关于用尽当地补救办法的例外情况(《美洲人权公约》第 46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a)和(b)项)的 OC-11/90 号咨询意见，第 41 段；美洲人权法院，Reverón Trujillo 诉委内瑞拉，2009 年 6 月 30 日判决，C 辑，第 197 号，第 146 和 147 页；美洲人权法院，Zambrano Vélez 和其他人诉厄瓜多尔，2007 年 7 月 4 日判决，C 辑，第 166 号，第 122 段。

¹⁰ 美国国家组织，《美国人权公约》，1969 年 11 月 22 日。

¹¹ 美国国家组织，美洲人权委员会，《美洲民主宪章》。

¹² 同上，第 3 条。

¹³ 同上，第 4 条。

¹⁴ 见 <https://www.achpr.org/legalinstruments/detail?id=38> (英文)。

25. 非洲委员会依据第 45 条规定，谴责对律师的攻击，并一贯反对这种攻击行为。在肯尼亚人权律师威利·基马尼于 2016 年遭警方袭击被杀害后，非洲委员会提出了这一解释。¹⁵ 该委员会认为，攻击律师会造成恐惧和不安全的气氛，这种行为侵犯了《非洲宪章》所保障的权利。该委员会还呼吁肯尼亚当局调查此事并进行改革，以确保警察充分尊重和遵守人权，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在另一案件中，活动家律师被驱逐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非洲委员会敦促坦桑尼亚采取紧急纠正措施。¹⁶

F. 欧洲人权体系

26. 《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第 5 条规定，任何被拘留者都有权立即被带到法官面前，以确定对其拘留是否合法。¹⁷ 虽然没有明确提及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但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认定，如果没有律师参与，据此可确定这一权利受到侵犯，具体取决于案件情况。¹⁸

27. 《欧洲人权公约》第 6 条规定了为自己辩护或由自己选择的律师协助的权利。根据欧洲人权法院的裁决，该条规定的公正审判权意味着被告从一开始就可以获得自己选择的法律援助。¹⁹ 但是，根据法院的意见，在免费法律援助方面，以及在法院决定根据司法利益，是否需要法院指定律师为被告辩护时，这项权利可能会受到某些限制。²⁰

28. 国家当局在选择法律代表时必须考虑到被告的意愿，有相关充分的理由的情况除外。²¹ 在没有这种理由的情况下，限制自由选择辩护律师将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 6 条。²²

29. 《欧洲人权公约》第 8 条保障尊重私人和家庭生活的权利。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认为，为了找到证据指控律师的客户而搜查律师的工作场所的做法违反第 8 条。此外，法院的理解是，“私人生活”一词并不排除专业或商业活动。²³

30. 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 R(2000)21 号建议²⁴ 强调必须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的规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尊重、保护和促进律师专业工作的自由，不受歧视，不受当局或公众的不当干涉。

¹⁵ 见 <https://achpr.org/pressrelease/detail?id=129> (英文)。

¹⁶ 见 <https://www.achpr.org/pressrelease/detail?id=76> (英文)。

¹⁷ 见 https://echr.coe.int/Documents/Convention_SPA.pdf。

¹⁸ A/71/348, 第 26 段。欧洲人权法院, Lebedev 诉俄罗斯, 2007 年 10 月 25 日判决。

¹⁹ Atristain Gorosabel 诉西班牙, 2022 年 1 月 18 日判决。

²⁰ Croissant 诉德国, 1992 年 9 月 25 日判决, 第 29 段。

²¹ 欧洲人权法院, Vitan 诉罗马尼亚, 2008 年 3 月 25 日判决, 第 42084/02 申诉, 第 59 段。

²² 欧洲人权法院, Dvorski 诉克罗地亚, 2015 年 10 月 20 日判决, 第 25703/11 号申诉, 第 76 段。

²³ 欧洲人权法院, Niemietz 诉德国, 1992 年 12 月 16 日判决。

²⁴ 见 <https://rm.coe.int/16804c392c> (法文)。

31. 2019 年 1 月 30 日，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委托欧洲法律合作委员会编写一份关于欧洲律师职业公约的作用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该倡议得到了欧洲委员会欧洲法律合作委员会的支持。²⁵

32. 根据收到的资料，从 2022 年春季开始，一个专家委员会将负责起草旨在加强对律师职业的保护和确保在不受偏见不受阻碍的情况下自由行使权利的法律文书草案，这项工作为期两年。草案将在适当时候提交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通过。

33. 特别报告员协助起草了在拟订公约过程中提出的倡议，并高兴地看到专家委员会将于今年组建，特别报告员将与该区域主要律师组织代表一起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其工作。在这一初步阶段表达的想法范围内，一项建议是，所产生的公约将向非欧洲委员会成员国开放，供其加入，特别报告员对此表示赞赏。这将扩大保护涵盖的地理范围，从而加强公约，使更多的国家和更多的人能够利用这一保护文书。

三. 干涉律师自由行使专业职能的趋势和模式

34. 对法律专业职能行使的干涉有多种模式。涉及国内安全或腐败的案件是人权维护者处理的特别敏感的案件。另一个问题是任意将律师与客户等同看待。

A. 维护人权的律师

35. 2021 年，特别报告员向喀麦隆、中国、埃及、俄罗斯联邦、菲律宾、危地马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黎巴嫩、摩洛哥、巴基斯坦、卢旺达、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土耳其和巴勒斯坦国发文，事关律师和人权维护者失踪、被拘留、受胁迫、受威胁等情况。²⁶

36. 2019 年 2 月，欧洲议会主办了关于袭击律师和人权维护者问题的辩论。与会者称，在阿塞拜疆、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土耳其，律师活动受到阻碍并可能导致律师受迫害或被逮捕。²⁷ 2020 年，津巴布韦几名律师因专业活动和人权活动而被捕并受到骚扰。²⁸

37. 2018 年，哈萨克斯坦四名人权活动分子因其社交媒体活动和和平抗议而被判入狱。他们的所有辩护律师都受到检察官、国家安全部门和法官的政治压力。一名活动分子为了抗议对他的指控和侵犯他的程序权利，在审判期间切断了自己的血管。法院对他的律师采取了纪律处分，据称是因为他没有阻止这种绝望的行为。²⁹

²⁵ 见 <https://www.ccbe.eu/actions/european-convention-on-the-profession-of-lawyer/> (英文)。

²⁶ 见以下函件：LBN 8/2021、IRN 28/2021、TJK 2/2021、EGY 8/2021、PSE 4/2021、TUR 10/2021、LKA 2/2021、RWA 1/2021、GTM 5/2021、MAR 4/2021、EGY 5/2021、IRN 16/2021、RUS 7/2021、PHL 3/2021、TUR 9/2021、IRN 12/2021、CHN 4/2021、PAK 3/2021 和 CMR 1/2021。本报告中提到的所有函件均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search/TMDocuments>。

²⁷ 见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committees/en/hearing-on-attacks-on-the-legal-professi/product-details/20190131CHE05821> (英文)。

²⁸ 见 <https://kubatana.net/2020/08/16/law-society-of-zimbabwe-statement-on-deteriorating-human-rights-situation-in-zimbabwe/> (英文)。

²⁹ 见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committees/en/hearing-on-attacks-on-the-legal-professi/product-details/20190131CHE05821> (英文)。

38. 2019 年，一些组织谴责阿塞拜疆律师协会对一名人权女律师采取纪律措施。国际律师协会人权研究所认为，让她停职并取消她的资格的决定表明，阿塞拜疆律师协会主席团没有促进处理与阿塞拜疆人权案件有关的律师法律专业的发展。³⁰

39. 对律师以及其他人权维护者的暴力行为有时是由有组织的民族主义政治团体实施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报告说，在乌克兰，这些团体参与了对法官、律师、活动家或其他被视为“叛徒”或“分离主义者”的人的袭击。³¹

40. 在维护人权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希望议定书”，这是一项由正义与国际法中心牵头提出的倡议。这是促进有效应对人权维护者受威胁问题的第一个国际工具。该议定书涉及世界各地人权维护者、记者和其他负责维护民主、争取充分享受人权的人(包括律师)所面临的威胁。³²

B. 与国内安全有关的案件

41. 有时，安全部队和安全机构本身就是干涉律师合法工作的根源。在其他情况下，干涉来自司法系统内部，导致律师的人权受到侵犯。例如，人权理事会认定，军事法庭和专门打击恐怖主义的法庭有时被用来恐吓律师和其他人，让他们保持沉默。³³

42. 一个人权组织指出，在土耳其，检察官办公室根据第 3713 号反恐怖主义法，系统地对为履行专业职责而开展活动的律师进行调查，提出针对律师的案件，将其与客户涉嫌犯罪联系起来。³⁴ 不同的国际人权组织都报告了根据反恐法律虐待律师的行为。³⁵ 2016 年至 2022 年期间，有 1,600 多名律师被起诉，615 人被审前拘留。共有 474 名律师被判处 2,966 年监禁，罪名是他们属于“恐怖主义组织”(《刑法》第 314 条)。³⁶ 对律师的审前拘留、逮捕和搜查，如果仅仅基于假设，而且没有证据证明这些措施是正当的，是对人权的侵犯。³⁷

43. 在缅甸，2021 年 2 月发生政变之后，为抗议者辩护的律师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名被捕并被监禁。³⁸ 自 2014 年以来，埃及政府对被指控为恐怖分子的伊斯兰主义者进行镇压，引发了人权危机，律师也遭受了打压。他们一再被捕并受到

³⁰ 见 <https://www.ibanet.org/article/CC9DBFCB-43B6-4A4F-86ED-201D6EFAD95A> (英文)。

³¹ 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关于乌克兰境内人权情况的会议室文件，可查阅 <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hrc/regular-sessions/session40/list-reports> (仅有英文)。

³² 见 <https://cejil.org/comunicado-de-prensa/protocolo-de-la-esperanza-primera-herramienta-internacional-para-responder-a-las-amenazas-contras-las-personas-defensoras-de-los-derechos-humanos/>。

³³ A/HRC/44/54.

³⁴ 见 <https://hrw.org/report/2019/04/10/lawyers-trial/abusive-prosecutions-and-erosion-fair-trial-rights-turkey> (英文)。

³⁵ 见 <https://fidu.it/language/en/turkey-third-party-intervention-to-the-echr-in-the-case-of-saglam-against-turkey/> (英文)。

³⁶ 提供的信息将列于特别报告员的相关网页：
<https://www.ohchr.org/es/calls-for-input/call-input-protection-lawyers>。

³⁷ 欧洲人权法院，Tercan 诉土耳其，第 6158/18 号申诉，2021 年 9 月 29 日判决。

³⁸ 见 https://www.ecba.org/extdocserv/projects/HR/20210315_HRC_ECBA_Myanmar.pdf (英文)。

迫害，以迫使他们避免接手政治案件。在 2015 年 11 月高峰期，有 200 多名律师被关入监狱。³⁹

44. 在伊拉克，在叛乱团体进行恐怖袭击的背景下，许多律师受到恐吓、威胁、谋杀。⁴⁰

45. 在磋商期间，与会者称，在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政府控制地区发生的侵权行为往往是间接的，以安全理由为掩护或通过律师协会进行。在该国一些地区，对律师的攻击直接来自事实上的当局，在许多情况下是侵害人身安全。⁴¹

46. 在作为国家安全问题应对 COVID-19 大流行病的过程中，对律师职能施加了一系列限制。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许多国家的律师在为客户提供咨询方面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这项职能不被视为必不可少的服务，法律服务的提供和对拘留中心的访问都受到阻碍。保密原则以及律师与客户之间权利保障原则也受到违反。⁴²

47. 在黎巴嫩，2020 年，一名律师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安全部队成员的殴打，据称是因为他违反了贝鲁特的关闭令。据报告，在事件发生期间，警察对贝鲁特律师协会及其主席进行了威胁。⁴³ 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批评疫情封锁政策的妇女权利律师和人权活动家因在社交媒体上为其主张辩护而受到非法审问。⁴⁴

C. 腐败案件

48. 腐败直接影响国家机构运作，直接影响对人权的遵守。独立、有效的司法是社会有效调查和惩罚腐败案件的主要工具，这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载义务的核心。

49. 特别报告员在若干报告中提到了这一点，在 2017 年提交大会的报告中尤其提及这一点。关于该公约的相关性和重要性，特别报告员强调：“作为解决腐败问题的重要工具之一，可以说《公约》还应被视为一份保护人权的根本性的国际文书，因此相应的主管机构应持续关注该《公约》”。⁴⁵

50. 近几十年来，许多国家司法中的腐败现象不断增加，导致司法被视为仅次于警察的第二大腐败机构。⁴⁶ 在赤道几内亚、危地马拉、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等国，负责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的律师、法官和检察官因其工作介入政治领域而被解雇并被迫流亡。⁴⁷

³⁹ 见 <http://www.aeud.org/2017/04/defendingandprotectinglawyers/#.WPna28Q-D-o.facebook> (英文)。

⁴⁰ 提供的信息将列于特别报告员的相关网页：
<https://www.ohchr.org/es/calls-for-input/call-input-protection-lawyers>。

⁴¹ 中东和北非区域为编写本报告提供的信息。

⁴² [A/HRC/47/35](#)。

⁴³ 见 LBN 7/2021 号文。

⁴⁴ 见 https://ecba.org/extdocserv/projects/HR/20201204_JointstatementNasrin.pdf (英文)。

⁴⁵ [A/72/140](#), 第 29 段。

⁴⁶ 同上，第 41 段。

⁴⁷ [A/75/172](#) 和 [A/HRC/44/47](#)。

51. 在斯洛伐克，律师由于为有组织犯罪团体成员辩护而被审前拘留一年多。律师协会通过法庭之友进行干预，要求关于律师不能因提供法律服务而被起诉的原则得到尊重。⁴⁸

52. 2020年7月，为反腐败抗议者辩护而闻名的一名律师在贝鲁特被捕，并遭到一群人的残酷殴打，这似乎是一次暗杀企图。黎巴嫩许多律师经历了类似情况。⁴⁹

53. 在危地马拉或萨尔瓦多，也有类似情况的报告，法律专业人员受到攻击，他们因揭露国家当局的腐败或虐待行为而名誉受损。⁵⁰

D. 将律师等同于其客户

54. 所涉专业人员通常从事处理政治和少数民族案件、环境和人权案件等。一些律师和律师助理受到压力和攻击，他们被视为等同于客户，客户的利益被视为他们的利益。⁵¹

55. 据喀麦隆和加纳的律师报告，人们将他们视为等同于其客户，甚至当他们在警察局协助客户时也遇这种情况。他们感到受到胁迫，并担心警方会认为他们参与了可能的犯罪活动。⁵² 比利时、德国、斯洛伐克、匈牙利、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的律师协会报告说，律师因其与客户的关系而在行使其专业职能时受到攻击。⁵³ 在乌克兰，在备受瞩目的政治案件中，直接代表被告的律师被谋杀。⁵⁴

56. 2021年5月，特别报告员致函俄罗斯联邦，内容涉及律师 Ivan Pavlov 被捕受拘留一事，原因是他作为著名反对派领导人的代理合法开展了专业活动。2021年4月30日，联邦安全局人员在莫斯科搜查了 Pavlov 先生的酒店房间。联邦安全局人员还搜查了他在圣彼得堡地区的住所、“第29队”办公室和他的避暑别墅。据称，在搜查期间，联邦安全局人员取走了与他正在处理的政治敏感案件有关的大部分文件，包括属于律师/客户保密范畴的信息。⁵⁵

⁴⁸ 提供的信息将列于特别报告员的相关网页：

<https://www.ohchr.org/es/calls-for-input/call-input-protection-lawyers>.

⁴⁹ 同上。

⁵⁰ Konrad Adenauer 基金会于2021年1月为编写本报告提供的信息。

⁵¹ 提供的信息将列于特别报告员的相关网页：

<https://www.ohchr.org/es/calls-for-input/call-input-protection-lawyers>.

⁵² 国际律师协会人权研究所2020年11月为编写本报告提供的信息。

⁵³ 提供的信息将列于特别报告员的相关网页：

<https://www.ohchr.org/es/calls-for-input/call-input-protection-lawyers>.

⁵⁴ 见 <https://www.icj.org/wp-content/uploads/2020/05/Ukraine-Between-the-rock-and-the-anvil-Publications-Reports-Mission-report-2020-ENG.pdf> (英文)。

⁵⁵ 见 RUS 6/2021 号文。

四. 使用的干涉手段

A. 干涉律师协会或专业协会的工作

57. 政府干涉律师组织和协会的组织安排、管理和运作的做法不断增加，这是特别报告员特别关注的另一个问题，特别报告员在 2018 年已经分析了干涉律师协会独立性的各种做法，⁵⁶ 强调指出妨碍律师建立或加入独立专业组织的法律障碍或行政障碍，包括限定其成员的政治派别、由行政部门或司法系统对进入或从事法律专业工作实行各种形式的控制、以纪律措施进行威胁以及对律师协会会员进行恐吓。特别报告员提醒国家当局，它们应支持律师协会的建立和工作，不干涉这些程序。

58. 在津巴布韦，《法律专业人员法》于 2021 年 7 月得到修订，允许政府通过部长任命和控制外国资金来提高其对津巴布韦律师协会的影响力。⁵⁷ 2021 年，特别报告员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发函，事关旨在破坏律师协会独立性的一系列立法行动。⁵⁸

59. 在土耳其，已收到资料显示，迪亚巴克尔律师协会至少有 68 名成员正在受到 78 项调查和起诉。⁵⁹ 根据反恐法，律师协会前主席 Fethi Gümüş 和 Mehmet Emin Aktar 被判处七年零六个月和六年零三个月监禁。⁶⁰

60. 第 7249 号法律于 2020 年生效，该法律修改了律师协会的选举制度，进一步限制了律师协会和法律专业的独立性。⁶¹ 这项规定的作出，是在安卡拉律师协会发表新闻声明批评了宗教事务局长针对 LGBTQI+ 社群的仇恨言论以及土耳其律师协会负责人提出抗议之后。⁶²

61. 在白俄罗斯，新的《律师法》⁶³ 于 2021 年 11 月生效，授权政府干预律师协会领导人及其理事机构成员的任命。⁶⁴ 至少有 27 名律师因谴责该国的镇压浪潮而被取消资格或被停职。⁶⁵ 这直接损害了司法独立和律师行使专业职能的自由。⁶⁶

⁵⁶ A/73/365.

⁵⁷ 提供的信息将列于特别报告员的相关网页：
<https://www.ohchr.org/es/calls-for-input/call-input-protection-lawyers>.

⁵⁸ 见 IRN 26/2021 号文。

⁵⁹ 见 <https://arrestedlawyers.files.wordpress.com/2021/04/ahm-yillik-rapor-30-martt-1617614102.pdf> (英文)。

⁶⁰ 同上。

⁶¹ 见 https://www.ccbe.eu/fileadmin/speciality_distribution/public/documents/Statements/2020/EN_HRP_20201210_CCBE-Statement-on-the-situation-of-the-legal-profession-in-Turkey.pdf (英文)。

⁶² 提供的信息将列于特别报告员的相关网页：
<https://www.ohchr.org/es/calls-for-input/call-input-protection-lawyers>.

⁶³ 见 https://www.americanbar.org/groups/human_rights/reports/belarus--lawyers-under-threat--increasing-suppression-of-the-leg/ (英文)。

⁶⁴ Konrad Adenauer 基金会于 2021 年 11 月为编写本报告提供的信息。

⁶⁵ 见 <https://www.hrw.org/news/2021/10/26/belarusian-authorities-retaliate-against-lawyers-defending-human-rights> (英文)。

⁶⁶ A/73/365.

62. 在立陶宛，行政当局发起了几项针对立陶宛律师协会的立法举措。行政当局建议通过修订《律师法》来改革律师纪律程序，使司法部能够影响纪律程序。

《公务法草案》旨在将律师协会排除在任何职能之外，例如律师考试、律师入职、纪律程序等。⁶⁷ 据萨尔瓦多相关组织和国际组织称，萨尔瓦多正在制定一项外国代理人法，该法可用于限制维护人权的活动。⁶⁸

63.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民间社会一直在谴责国家机构把律师协会作为工具的行为。据称，政府通过全国选举委员会采取的行动导致律师协会的自由受到选举进程控制的限制，从而影响律师的自治权和内部运作制度。⁶⁹

64. 职业道德准则有时也被用于恐吓、迫害律师。特别报告员强调，道德守则应尊重其成员的基本权利(例如言论自由)，应由律师协会自己起草，如果需要法律规定，则在立法程序的所有阶段都必须适当征求法律专业的意见。⁷⁰

65. 在许多区域，律师协会面临压力，有时律师被迫删除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帖子和评论。⁷¹ 这种压制行为与《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直接矛盾。

B. 损害律师及其家人的身心健康

66. 国际律师协会谴责一些国家采取骚扰律师的政策。2021 年，欧洲法律委员会指出，世界上 38 个国家有身心虐待行为，包括白俄罗斯、中国、埃及、菲律宾、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土耳其。⁷²

67. 特别报告员与人权理事会其他专题任务负责人一道，向土耳其政府转交了一份来文，对 2020 年 9 月在安卡拉逮捕 48 名律师、7 名其他法律从业人员、4 名被解雇的法官和 1 名法律专业毕业生的做法表示关切。⁷³

68. 2015 年至 2020 年间，估计有 1,323 名人权维护者被杀，其中包括几名律师。拉丁美洲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区域，与环境有关的维权者是主要受害者。⁷⁴ 据报告，在 2009 年至 2021 年期间，洪都拉斯有 162 名律师死亡。⁷⁵

69. 在菲律宾，自 2016 年以来，共有 105 起针对律师的袭击事件，其中 20 人幸存，85 人死亡。⁷⁶ 2021 年 3 月，菲律宾参议院通过一项决议，谴责针对律师的

⁶⁷ 提供的信息将列于特别报告员的相关网页：

<https://www.ohchr.org/es/calls-for-input/call-input-protection-lawyers>.

⁶⁸ Konrad Adenauer 基金会为编写本报告提供的信息。

⁶⁹ 见 <https://accesoaljusticia.org/la-toma-del-poder-en-los-colegios-de-abogados-de-venezuela-2000-2020/>.

⁷⁰ A/64/181, 第 53 段。

⁷¹ 非洲区域为编写本报告提供的信息。

⁷² 见 https://www.ccbe.eu/fileadmin/speciality_distribution/public/documents/HUMAN_RIGHTS_LETTERS/_REPORTS_-_RAPPORTS/2021/EN_2021_OVERVIEW-CCBE-LETTERS-2021.pdf (英文)。

⁷³ 见 TUR 18/2020 号文。

⁷⁴ A/HRC/46/35.

⁷⁵ 万斯中心为编写本报告提供的信息。

⁷⁶ 见 <https://defendlawyers.files.wordpress.com/2021/10/final-report-to-supreme-court-philippines-1-october-2021-1.pdf> (英文)。

杀戮和暴力行为，并呼吁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他们的安全和对他们的保护。⁷⁷ 在菲律宾，有罪不罚与据称的禁毒运动有关。由于缺乏有效措施，肇事者的攻击行动更有可能得不到追究。

70. 这种情况导致形成了一种“有罪不罚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实施攻击的肇事者侵犯了律师及其客户的权利，却无需承担任何后果。被攻击的大多数律师在受攻击之前被公开称为国家的敌人，被贴上“共产主义者”或“恐怖分子”等标签。贴标签的做法与有罪不罚文化相结合，是菲律宾法外处决率高的主要原因之一。⁷⁸

71. 2021年11月7日，一枚炸弹在雅加达西部一名女律师的父母家外爆炸。这位律师对在西巴布亚经营采矿业务的政客做了调查。她目前正在接受刑事调查，罪名是煽动2019年西巴布亚地区抗议活动并传播与此有关的虚假信息。从那时起，她一直流亡澳大利亚。⁷⁹

72. 在磋商期间，与会者指出，有的律师因受威胁而逃离本国，并且因为居住本国的家庭成员受到压力而被迫放弃某些案件或放弃提出某些指控。在巴基斯坦，国家当局向律师及其家人提供警察保护。尽管如此，有的律师及其家人还是面临可信的严重威胁。⁸⁰

73. 2019年9月，乌克兰国家律师协会报告了一名律师的案件，该律师因在一起谋杀法官的案件中的工作而不断受到威胁，包括对其本人和家庭的威胁。⁸¹ 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不少律师因行使其专业职能而遭到攻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定攻击者是谁。⁸²

74. 在协商过程中，有人指出，国家工作人员攻击行使律师职能的人的事件频频发生，却不受惩罚，特别报告员对此表示深切关注。这种有罪不罚现象出现在强迫失踪、法外处决等严重案件中。⁸³

75. 2021年11月，“律师为律师”组织和欧洲律师委员会对关于伊朗人权律师遭受酷刑的报告表示关注。⁸⁴ 特别报告员收到了关于据称巴基斯坦信德省人权维护者被迫失踪人数增加的资料。⁸⁵

⁷⁷ 菲律宾，参议院2021年3月24日第691号决议。可查阅 https://legacy.senate.gov.ph/lis/bill_res.aspx?congress=18&q=SRN-691 (英文)。

⁷⁸ A/HRC/44/22.

⁷⁹ 见 https://www.ccbe.eu/fileadmin/speciality_distribution/public/documents/HUMAN_RIGHTS_LETTERS/Indonesia_-_Indonesie/2021/EN_HRL_20211203_Indonesia_Harassment-of-lawyer-Veronica-Koman.pdf (英文)。

⁸⁰ 见 PAK 9/2021 号文。

⁸¹ 见 <https://www.icj.org/wp-content/uploads/2020/05/Ukraine-Between-the-rock-and-the-anvil-Publications-Reports-Mission-report-2020-ENG.pdf> (英文)。

⁸² 见 https://www.ccbe.eu/fileadmin/speciality_distribution/public/documents/HUMAN_RIGHTS_LETTERS/Bosnia_and_Herzegovina_-_Bosnie-Herzegovine/2017/EN_HRL_20170228_Bosnia_and_Herzegovina_Attacks_against_lawyers.pdf (英文)。

⁸³ A/HRC/42/40 和 A/HRC/44/22.

⁸⁴ 见 <https://lawyersforlawyers.org/en/joint-letter-on-the-reported-torture-of-payam-derafshan/> (英文)。

⁸⁵ 见 PAK 3/2021 号文。

C. 利用媒体损坏专业声誉

76. 在反恐法律的背景下或在备受瞩目的政治案件中，在安全问题上为被调查或被指控的人辩护并作为其代理的专业人员经常在媒体和社交媒体上受到侮辱或诽谤。这些做法造成压力，严重限制了律师和律师助理自由行使专业职能的能力。

77. 接受访谈的许多专业人士谴责针对律师和律师助理的诽谤运动的扩散，这些律师和律师助理为政治敏感案件当事人辩护。⁸⁶ 这种行为导致媒体和社会误解或不理解法律辩护的目的，不知道进行此类辩护的专业人员代表客户，并不意味着律师赞同客户所做的事情，不知道为客户辩护不构成犯罪。

78. 美洲人权委员会指出，在律师被指控从事刑事犯罪前，有时还有其他动作，例如高级官员发表讲话，指控律师犯下罪行或从事非法活动，意图将律师的工作视为非法行为，损害其声誉。⁸⁷

79. 报告员办公室指出，媒体和社交网络用户有时会发表意见并做出价值判断，这会给律师带来更大的压力，构成危险做法，不利于律师履行职能。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2016年，阿尔斯特一些律师要求调查英国士兵在北爱尔兰参与的事件，对此，一些议员和一些媒体曾对这些律师发动骚扰运动。⁸⁸ 在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由于刑事司法系统缺乏独立性，政府和站在政府一边的媒体煽动攻击人权维护者情况有增无减，而不受惩罚。⁸⁹

80. 收到的信息显示，据称一些国家当局，如阿塞拜疆、⁹⁰ 中国、墨西哥、⁹¹ 俄罗斯联邦、土耳其等国⁹² 当局，开展针对独立律师的诽谤运动，以限定律师的行为。2019年，墨西哥的人权组织和活动家要求停止对 Ayotzinapa 师范学院 43 名学生家长的律师的诽谤，此前格雷罗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发表声明，声称该律师阻碍调查，并从担任失踪学生家属的代理的工作中获利。⁹³

⁸⁶ Konrad Adenauer 基金会为编写本报告提供的信息。

⁸⁷ 将人权维护者的活动视为刑事犯罪活动，2015年12月31日第49/15号文件，第15段。

⁸⁸ 提供的信息将列于特别报告员的相关网页：
<https://www.ohchr.org/es/calls-for-input/call-input-protection-lawyers>.

⁸⁹ 见 https://www.ccbe.eu/fileadmin/speciality_distribution/public/documents/HUMAN_RIGHTS_LETTERS/Venezuela_-_Venezuela/2015/EN_HRL_20151105_Venezuela__attacks_on_lawyers_2_.pdf (英文)。

⁹⁰ 有关人权观察涉及阿塞拜疆的信息，请查阅 <http://www.hrw.org/en/europecentral-asia/azerbaijan>。尤其见 <https://www.hrw.org/report/2010/10/26/beaten-blacklisted-and-behind-bars/vanishing-space-freedom-expression-azerbaijan> (英文)。

⁹¹ 万斯中心为编写本报告提供的信息。

⁹² 提供的信息将列于特别报告员的相关网页：
<https://www.ohchr.org/es/calls-for-input/call-input-protection-lawyers>.

⁹³ 见 https://hchr.org.mx/onu_dh_medios/investigador-que-dudo-de-la-version-de-la-pgr-sobre-los-43-se-dice-perseguido/.

D. 纪律程序

81. 特别报告员一再指出，律师的纪律程序应按照《公约》第十四条规定的正当法律程序保障进行。⁹⁴ 因此，有必要重申，对律师实施纪律处分的权力应由独立机构负责。自然法官的原则要求纪律机构也必须事先由法律规定。

82. 援引模棱两可的纪律措施理由，会导致过于宽泛的解释或滥用性质的解释，这可能会有损于律师自由行使专业职能。过于笼统的表述也可能导致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有悖于合法性原则，致使无法断定针对何种行为是否需要采取纪律行动。⁹⁵ 合法性和可预测性原则以及适用于刑事事项的法律应予严密解释的原则应比照适用于纪律事项。⁹⁶

83. 律师有时被暂时或永久取消专业资格，而进行这种纪律惩罚时没有尊重正当程序，或者缺乏以相关法律为依据的明确的规章，或缺乏证据。2020 年，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一名女律师被取消资格，据称是她在合法行使法律专业职能时诚意陈述的结果。⁹⁷

84. 特别报告员办公室记录了许多案件，其中对律师采取纪律措施的程序是由行政部门管理的。⁹⁸ 在匈牙利，据报告，2018 年，一些律师被剥夺了从事法律专业工作的资格，他们的专业结社权也受到限制。⁹⁹

85. 巴西最高法院具有约束力的第 5 号先例认定，律师在纪律程序中没有人人为其辩护的安排不违反宪法。这种解释削弱了律师专业，因为律师可能会在行政程序中受到惩罚。为了使程序符合国际标准，必须遵守正当法律程序、公平听证及对抗性程序的原则。¹⁰⁰

86. 在阿塞拜疆、¹⁰¹ 俄罗斯联邦、¹⁰² 印度、¹⁰³ 日本、¹⁰⁴ 哈萨克斯坦、¹⁰⁵ 肯尼亚、¹⁰⁶ 马尔代夫、¹⁰⁷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¹⁰⁸ 等国，根据当局的投诉，

⁹⁴ A/HRC/38/38, 第 63 段; A/HRC/26/32, 第 90 段; A/HRC/11/41, 第 61 段。

⁹⁵ A/75/172, 第 17 段。

⁹⁶ 美洲人权法院, López Lone 等人诉洪都拉斯, 2015 年 10 月 5 日判决, 第 257 段。

⁹⁷ 见 TZA 5/2020 号文。

⁹⁸ A/HRC/23/43/Add.3、E/CN.4/2006/52/Add.3 和 A/73/365。

⁹⁹ 欧洲律师协会为编写本报告提供的信息。

¹⁰⁰ 提供的信息将列于特别报告员的相关网页:

<https://www.ohchr.org/es/calls-for-input/call-input-protection-lawyers>.

¹⁰¹ 见 https://ehrac.org.uk/wp-content/uploads/2021/03/EHRAC-Azerbaijani_Resource_guide_01-2.pdf (英文)。另见 <https://www.ohchr.org/es/calls-for-input/call-input-protection-lawyers>。

¹⁰² 见 <https://www.hrw.org/news/2021/09/27/russia-three-human-rights-groups-penalized> (英文)。

¹⁰³ 提供的信息将列于特别报告员的相关网页:

<https://www.ohchr.org/es/calls-for-input/call-input-protection-lawyers>.

¹⁰⁴ 同上。

¹⁰⁵ 同上。

¹⁰⁶ 同上。

¹⁰⁷ 见 <https://www.icj.org/maldives-authorities-must-end-assault-on-the-legal-profession/> (英文)。

¹⁰⁸ 见 TZA 2/2021 号文。

对处理人权案件或政治敏感案件的律师进行纪律处分的情况越来越多。在俄罗斯联邦，如果一名律师被列为“外国代理人”，当局即提议启动纪律程序，取消其专业资格，已提到的著名反对派人士的律师就是这种情况。¹⁰⁹

87. 白俄罗斯¹¹⁰ 和土耳其¹¹¹ 等国的律师强调指出，某些专业团体无法领取执业证，因为据认为他们的工作与某些领域有关，例如维护人权、打击腐败或保护少数群体。这是对自由行使专业职能的攻击，也是变相惩罚。¹¹²

88. 不为与某些主题相关的律师颁发专业执照的做法危及对维护人权和基本自由感兴趣的后代人当律师愿望。¹¹³ 2021 年，白俄罗斯法律执业资格委员会撤销了五名律师的执照，据称这五人向反对派领导人和和平示威者提供了法律服务。¹¹⁴

89. 采取纪律措施是政府手中的危险武器，使政府能够影响律师的专业活动，在他们处理针对国家的案件或担任在政府看来可能不受欢迎的案件或客户的代理时尤其如此。¹¹⁵ 建立一个独立的机制负责审查涉嫌违反职业道德标准的纪律程序，是确保法律专业独立性的一个重要因素。¹¹⁶

E. 利用司法系统和/或警察部队

90. 2020 年至 2021 年期间，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指控称，在白俄罗斯、佛得角、俄罗斯联邦、菲律宾、海地、科威特、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津巴布韦等国家合法行使专业职能的律师受到胁迫、逮捕、骚扰和其他方式的迫害。¹¹⁷

91. 在菲律宾，政府一再被指控骚扰律师，在疫情期间杀害了数十名律师而不受惩罚。据报告，这些攻击主要是由总统的反叛乱特遣队成员以及国家安全机构人员和国家安全部队进行的。¹¹⁸

92. 在佛得角，2021 年 3 月，律师 M. Pinto Monteiro 被捕，原因是他作为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一名外交官的辩护律师合法开展专业活动。¹¹⁹ 在罗马尼亚，Robert Rosu 先生因合法行使其职能被判处五年监禁。¹²⁰

¹⁰⁹ 见 <https://lawyersforlawyers.org/en/russian-federation-authorities-must-cease-harassment-of-lawyer-ivan-pavlov/> (英文)。

¹¹⁰ 提供的信息将列于特别报告员的相关网页：
<https://www.ohchr.org/es/calls-for-input/call-input-protection-lawyers>。

¹¹¹ 同上。

¹¹² [A/75/172](#)。

¹¹³ 见 <https://www.omct.org/en/resources/reports/control-over-lawyers-threatens-human-rights> (英文)。

¹¹⁴ 见 BLR 5/2021 号文。

¹¹⁵ [A/73/365](#), 第 71 段。

¹¹⁶ [A/71/348](#), 第 94 和 95 段；[A/64/181](#), 第 55-58 段。

¹¹⁷ 见以下来文函：RUS 6/2021、ROU 1/2021、KWT 1/2021、RUS 9/2020、HTI 3/2020、TZA 5/2020、PAK 9/2021、CPV 1/2021、BLR 9/2020、ZWE 4/2020；另见 [A/HRC/47/35](#)。

¹¹⁸ [A/HRC/47/35](#), 第 34 段。

¹¹⁹ 见 CPV 1/2021 号文。

¹²⁰ 见 ROU 1/2021 号文。

93. 在白俄罗斯，收到的信息显示，在 2020 年 8 月的选举之后，许多律师因向示威者、民间社会活动家或记者提供法律援助而被指控犯有经济罪，其言论自由权受到限制。¹²¹

94. 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有报告称，律师受到攻击，法律专业的独立性受到损害。律师 Jebra Kambole、Edson Kilatu 和 Tito Elia Magoti 由于为反对派政治领导人辩护、维护人权或批评国家司法系统而被取消执业资格并被拘留。¹²²

F. 专业保密、搜查、扣押

95. 特别报告员收到的信息显示，公共当局利用律师办公室的记录干涉律师行使专业职能的自由，或干涉客户与律师的沟通，以便随后在审判中使用。¹²³

96. 在比利时，据报告，在律师事务所注册时，当局非法获取了与注册的目的无关的文件，以便在其他事项中使用。¹²⁴ 在克罗地亚，在尊重专业保密方面法律没有规定例外情况，但在某些情况下，如有可疑情况，律师必须向反洗钱当局披露信息。¹²⁵ 罗马尼亚律师协会于 2020 年报告说，协会感到关切的是，有的律师被传唤作为针对其客户的案件的证人，其专业场所受到任意搜查，文件被取走，而无论这些文件是否与调查有关，这种做法都侵犯了专业保密权。¹²⁶

97. 2020 年 6 月，欧洲法律委员会的报告强调，在法国，国家财务检察官办公室对几家律师事务所的详细电话记录作了分析，其中包括司法部长的律师事务所，目的是查找司法机构内可疑线人，线人可能把信息提供给卷入正在受调查的一个案件中的两名律师。¹²⁷ 在法国，最高上诉法院刑事庭裁定，律师与其委托人之间的通信可以在预定的查访时予以扣押，前提是行使辩护权无关。¹²⁸

98. 在为应对 COVID-19 疫情而实施紧急措施期间，一些国家侵犯了律师和客户之间的保密特权。这种情况发生在不同的监狱中，谈话受到干扰，律师行使专业职能的自由受到阻碍。¹²⁹

99. 此类做法违反了律师与其委托人之间的保密原则以及正当程序。保密原则旨在保护律师之间以及律师与其委托人之间的口头和书面沟通。

¹²¹ 见 BLR 4/2021 号文。

¹²² 见 TZA 2/2021 号文。

¹²³ 提供的信息将列于特别报告员的相关网页：

<https://www.ohchr.org/es/calls-for-input/call-input-protection-lawyers>。另见

<https://rm.coe.int/cdcj-2020-8e-add1-feasibility-study-profession-of-lawyer/1680a1c757> (英文)。

¹²⁴ 见 https://www.ccbe.eu/fileadmin/speciality_distribution/public/documents/ROL/RoL_Position_papers/EN_RoL_20210326_CCBE-contribution-for-the-RoL-Report-2021.pdf (英文)。

¹²⁵ 同上。

¹²⁶ 同上。

¹²⁷ 同上。

¹²⁸ 见 <https://www.legifrance.gouv.fr/juri/id/juritext/000042619502> (法文)。

¹²⁹ 见 <https://www.icj.org/wp-content/uploads/2020/06/CIS-Justice-and-coronavirus-Advocacy-Analysis-brief-ENG-2020.pdf> (英文)，第 21 段。

五. 结论

100. 所有行使律师职能的人，无论是否具有正式律师地位，对法治的落实和巩固都至关重要。

101. 关于法律专业独立性和律师自由行使专业职能的国际原则和规范，特别是《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应作为指导从业人员及其专业协会工作的基本要素，并应得到国家当局的充分尊重。

102. 各国有责任确保律师能够在没有不当限制的情况下从事其专业工作。因此，各国必须采取必要措施，使律师能够在不受任何干涉、骚扰、威胁或恐吓的情况下履行其专业职责。

103. 在许多国家，法律保障律师自由独立地从事专业活动。但是，这种保障往往没有得到充分落实。为了确保充分履行《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和国内立法规定的义务，司法独立不可或缺，必须有有效的体制保障和法律保障。

104. 对行使律师职能的人进行攻击和恐吓的有各种行为者，包括国家机关和机构、有组织犯罪团体，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律师协会本身。

105. 在一些国家，当局以维护国家安全或应对恐怖主义、腐败或疫情为借口，限制法律专业人员的活动。在这些限制措施尤为严厉时，民间社会的抗议和参与空间也受到限制。最令人关切的是，要求追究责任、提高透明度的人以及从事人权工作的人成了打击的对象。

106. 最近，在许多国家，在特定案件中参与辩护工作的律师团体受攻击的事件大幅增加。在一系列领域，例如行使言论自由或政治权利、维护人权、保护环境、保护妇女权利、少数族裔权利或 LGBTQI+ 社群的权利，行使律师职能的人往往受到威胁、攻击甚至谋杀。

107. 旨在限制律师和律师助理自由开展专业工作的法律举措已成为世界许多区域的常见做法。对律师职业的干预可以通过行政部门进行，由行政部门对法律职业的决策机构进行干预，或通过立法措施来进行。

108. 对法律从业者受威胁或攻击的事件，有时没有进行及时充分的调查，调查推迟即失去为起诉和惩罚责任人而收集证据的机会。

109. 各国需要采取更加一致、更加有效的行动，处理针对行使法律职业职能的某些人士的各种案件，如监测、威胁、骚扰、公开处死、污名化、将其工作定为刑事罪、攻击、利用等。

110. 在一些国家，取消律师资格是当局对律师进行压制的一种手段，以打压在人权案件中担任代理、担任政治反对派成员或示威者的代理的律师，以及倡导法治和人权的基本原则的律师。

111. 任意取消律师资格的做法不仅有损于一般的法治，而且侵犯相关律师的人权，违反关于维护司法和法律职业独立性的基本原则。

六. 建议

112. 各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律师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充分行使专业职能，使律师能够行使其合法的专业权利和义务，而不必担心遭到报复，也不受任何限制，包括不受司法机关的骚扰。

113. 国家保障义务的其他方面包括保护律师及其家人的身心健康和安全。这意味着应采取有效措施，充分执行《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以及关于律师在法律和实践中的独立性和作用的其他规则。

114. 各国应制定和实施措施，避免将律师与其客户或其辩护的事由等同看待。

115. 法律专业人员因参与处理的某些案件十分敏感而使他们很受关注，各国应特别注意这类案件及争议。在敏感问题上担任代理的律师受攻击的影响严重，阻碍且削弱他们履行其专业职能的整体能力。

116. 如果相关法案可能干扰律师独立性和自由行使专业职能的能力，特别是与反恐、安全、打击毒品或应对疫情等有关的法案，各国应予以审查、修改或不予核准。

117. 负责处理和裁定涉嫌违反专业职责的纪律机构必须独立于政治权力，特别是必须独立于行政部门，包括司法部和其他政府机构。纪律和监督机构和实体本身应包括法律专业人员。如果纪律机构与行政部门直接有关、向行政部门报告工作或有行政部门重要代表参与，相关法律规范应予审查，以确保纪律机构真正独立。

118. 律师协会必须是独立自主的专业协会，旨在促进和保护律师的独立性和刚正，并维护律师的专业利益。各国应承认律师的地位，支持律师行使其重要职能，而不干涉其工作。¹³⁰

119. 法律专业入职程序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入职程序必须清晰、透明、客观。

120. 各国应避免干涉入职程序，入职程序和执业许可证的颁发应由律师协会直接独立负责。¹³¹

121. 各国应实施传播政策，向公众和媒体宣传尊重人权、法治、三权分立的重要性，以及律师在不受不当干涉的情况下独立执业的必要性。

122. 特别报告员敦促国家当局立即采取必要措施，制止针对从事律师专业工作的人进行威胁、骚扰、虐待的行为，特别应确保可能参与此类侵权行为的国家安全部队和机构的成员受到调查、被追究责任。

123. 特别报告员敦促各国检察官办公室密切监测可能因律师履行职责而视其为刑事犯罪的情况和案件。特别报告员还敦促各国，在出现这种情况时，发出适当指示，确保检察机关停止恶意起诉行使独立性和言论自由、对国家官员和机构提出批评的法律专业人士。

¹³⁰ [A/71/348](#).

¹³¹ 同上。

124. 在欧洲委员会的框架内，一个专家委员会将从今年开始编写一份国际法律文书草案，旨在加大力度保护律师职业以及在没有偏见没有障碍的情况下自由行使律师专业职能的权利。特别报告员建议专家委员会认真考虑努力使由此产生的草案成为具有约束力的文书，并开放供非欧洲委员会成员国加入。邀请特别报告员参加该专家委员会工作(但无表决权)的事宜正在考虑之中，特别报告员对此表示欢迎。

125. 行使和/或被要求行使律师职能的人必须始终能够获得有关司法独立、人权和反腐败的国际和区域标准的适当培训。

126. 特别报告员在 2018 年提交大会的报告¹³² 中关于律师协会的建议以及前任特别报告员莫妮卡·平托在 2016 年提交大会的报告¹³³ 中关于律师作用的建议仍然有效，这表明最近以来在保护律师自由行使专业职能权利方面进展有限。

¹³² [A/73/365](#).

¹³³ [A/71/348](#).